

[德国] 米尔科·邦内 著

Mirko Bonné

张芸 译

我们如何消逝

受难和奇迹是孪生，
它们总是一起降临。

[德国]米尔科·邦内著

Mirko Bonné

张芸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如何消逝 / (德) 邦内著, 张芸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5447-5225-1

I. ①我… II. ①邦…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313601号

Wie wir verschwinden by Mirko Bonné
Copyright © Schöffling & Co. Verlagsbuchhandlung GmbH, Frankfurt am
Main 2009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chöffling & Co. Verlagsbuchhandlung GmbH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1-524号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work was financed by the Goethe-Institut China
本书获得歌德学院(中国)全额翻译资助

书 名	我们如何消逝
作 者	[德国] 米尔科·邦内
译 者	张 芸
责任编辑	王 蕾
原文出版	Schöffling, 2009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1
插 页	4
字 数	224千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225-1
定 价	35.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献给我的父母
布鲁妮和托马斯·埃格斯

黑马、白马，仅需人的一只手
就能够驾驭两匹飞奔的骏马。风驰电掣的速度
让人感到畅快。真理在欺骗，坦诚
在掩藏。躲到光中去吧。

——阿尔贝·加缪

道，布满乌云的天空跟人的心肌一样，一点儿也不顾及一个人的心情。

我的小女儿到医院来接我，在雨中驱车几公里送我回家。位于勒谢奈的家周围绿荫遍布，充满了生机，显得更凉爽些。佩内洛普把我不在家时邻居帮我取的邮件给我送到楼上的卧室里，她一边关窗，拉上百叶窗帘，一边对我说，这堆账单和广告中间有一封未注明寄件人的信。

我很少收到私人信件。佩内洛普想知道，信是谁写的。

她想不起来父亲青少年时代的一个名叫莫里斯的朋友，她妈妈跟她提起过此人，看来她全都忘记了：1969年我们搬离维勒布勒万时，她还是个不到两岁的孩子。现在都过去三十八年了。

“要我做什么就喊我一声，”她说，“我就在楼下，我去看看有什么要买的。让娜下了班会直接从出版社到这里来，然后我们再定一下，谁留在这里过夜。”

她说完就让我一个人待着，不久我就听见她在露台的雨棚下，隔着如注的大雨在与邻居打招呼。

我觉得十分疲乏，就如同被剥夺了王冠的路易十六那样又累又老而且悲凉，在离开病房之前，我最后在镜子中仔细地端详了一下自己，面无血色，两颊凹陷，鹰钩鼻，还有竖起来的银发，人们把王冠和假发从公民路易·卡佩^①的头上扯下来时，他看起来大概也是这样吧。

你有多高，路易？

我将近一米九，还不到七十公斤。

^① 路易·卡佩，即路易十六，法国大革命后被讽刺地称为“路易·卡佩”。（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所加。）

读着莫里斯的手书，眼前晃动着他的脸，这让我感到十分不安。我在床上坐起来，想着这张脸，与我自己青春时代的脸庞一样，莫里斯的脸也十分不清晰。我徒劳无功地想象着，莫里斯·拉乌在这个阴雨绵绵的夏天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一边在读着他的信。

只有几行用陌生笔迹写的工工整整的字。黑色墨水。没有注上日期。还有五张机打的写得密密麻麻的纸。

“亲爱的雷蒙，”这个开头有些无赖，“你一定会吃惊又得到我的消息。我不想让你困扰，但我想告诉你，我的状况非常不好。我在回想着我们一起度过的年岁，我在问自己，你是不是也同样会回想过去。

“你的健康状况好吗？孩子们怎么样？

“我从内心里希望你一切都好！两年前韦罗妮克的死讯让我受到很大的震动，尽管我当时没有跟你联系，告诉你我的哀思。我常常想起你，还有让娜和佩内洛普。

“有些事情我很想能有机会和你谈谈。

“你还记得我们的那段铁路吗？

“那段铁轨，火车？

“逆向风？

“你还能忆起那间旧仓库，我们那辆伟大的轨道车吗？我们当时希望开着轨道车永远地消失？

“这些年里，我从来都没有忘过，尤其是那天在林荫大道上发生的那场车祸。我开始去写那场车祸，可又不断地问自己：为什么要写？为谁写？

“我觉得，信后附上的几张纸是为你写的，所以把它们寄给你。

“我知道，我都能听见你在说，生活在继续，过去的就过去了吧。

“但我的生活将不再继续下去了，雷蒙，所以我才写这封信。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无私的人。

“致以最好的问候，莫里斯。”他在信尾签了字，信纸末端的小字是一所医院的地址，位于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

我把信放到一边，左右想了一下，打了一会儿盹。我根本就没有兴致去读莫里斯·拉乌写的那场车祸，整个世界都知道那场车祸。我在问自己，我该对他的来信怎么办，他写这封信到底想干什么。最后我发现，其实我至少在一点上可以同意莫里斯说的话，那就是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无私的人，想到这里，我睡着了。

我并没有因此而感到高兴，反而感到一种空虚，一种孤独。

我独自走在街上，感到一种孤独。

“你回来吗？”

“你回来吗？”

“你回来吗？”

我独自走在街上，感到一种孤独。

“你回来吗？”

“你回来吗？”

我独自走在街上，感到一种孤独。

我独自走在街上，感到一种孤独。

2

我独自走在街上，感到一种孤独。

下来

“你回来吗？”

我独自走在街上，感到一种孤独。

我独自走在街上，感到一种孤独。

下来

第二天早上让娜把我叫了起来。她坐在床边，与她的母亲一样美丽，头上戴着一块碎花头巾。

她问：“你觉得怎么样？”她问道，接着问我想不想吃早饭。她下楼去准备了一些早点。我喝着茶，吃了一小块早点，又服了药。她问起了那封信，她说佩内洛普跟她提起过那封信。

莫里斯，是谁啊。她问。

“一位朋友，”我虚弱地回答，“一位老朋友。”

“爸爸，我能读读那封信吗？”

我把信递给她。她读了一遍信，然后说，我跟我的朋友同时住进了医院，这可真有些怪。

“你会给他回信吗？”

“你觉得，我该回吗？”

“他看来没有几天了。”

“看来是这样。我差不多四十年没有他的消息了。就是你母亲过世时，他也没露面。现在他自己活不了多久了，他这才联系我。”

“他认识妈妈？”

“我们几个是同一所学校的。你也认识他，就连佩内洛普也认识他。但那时候你们还是小不点儿。我们搬到凡尔赛的时候，你四岁，佩内洛普才两岁。你想不起他，唔……我自己也差点儿想不起他来了。”

“那起车祸，他写的那起车祸呢？”

“维勒布勒万。”我只说了这个地名，想起了我还没去读的那几张纸。那几张纸放在床头柜上。我还一直没有兴趣仔细去看看那几张纸。

——让娜盯着天花板，嘴角耷拉了下来，她耸耸肩。“不知道。那是一场什么样的车祸？”

“1960年1月。阿尔贝·加缪在那起交通事故中死了。他坐的车在村外撞上了一棵大树。”

“妈妈一再跟我们说过这起车祸！”她有几分释然道，“她说加缪就是在你们从小长大的村子里遇难了。我想我们在学校里面读过加缪的《西绪福斯神话》，我还记得，加缪在什么地方说过，最荒谬的死就是死于车祸。嗯，看来，你的朋友对这起车祸还一直无法释怀。”

“他不再是我的朋友了。”

“但他曾经是。不管你现在怎么看这个人，你应该做点儿好事，给他回个信。”

“我不清楚我怎么看这个人。我又不了解他。他就是个躺在一所什么医院里面的老年人。”

“你自己昨天还在医院里，我们还为你担心呢。你本人就不是个老年人，爸爸，你只是上了点岁数，这就是你。”

“我至少完全可以当你父亲了，”我说，“等等，难道我不是你父亲吗？”

她笑了。“真好笑。幸亏你没有老年痴呆症。还没有！—— 你该给他写信。写写信又会少点什么吗？”

“你觉得，你妈妈如果还在的话，她会怎么说？”

“她会说不一模一样的话。‘给他写吧，别犟啦，我不喜欢太犟的人。’她肯定会这么说。”

“好，现在是二比一，我再去问问佩内洛普。”

“问吧。”让娜站起来，“问问她去。但你也要问问自己的内心，你是因为你的心脏才住院的。”

“你要我去听从自己的心声，”我说，“好吧。亲我一下。来，我的心肝。”

让娜留下我一个人走了，我听见她在楼下的钢琴边坐下，弹着琴，听着像拉赫玛尼诺夫的乐曲，如风一般哀愁，既轻盈又沉重，我又躺回枕头中，凝视着天花板。

我的思路渐渐模糊起来，直到我只能听到滴滴答答的雨声。我问自己，我有多久没有坐在花园里的白杨树下了。我拿过信封，仔细

打量着黄色的纸张,看看邮戳是哪一天的。

莫里斯·拉乌的信是两周前发出的。在此期间你可能已经死了,我想着,打开了那几页打印得密密麻麻的纸。

来面对的一天，就与这天之前和这天之后的日子完全一样——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星期一，如果它不是这一年的第一个星期一的话，它就更平常无奇了。1960年1月4日，一辆绿色的汽车驶过树林。车道十分湿滑。路面的沥青倒映着天空。路边的水沟里浮动着云块的倒影，几天以来这些云块不断地从英伦半岛涌来，将雨水洒向这片在塞纳河、马恩河和约讷河之间的土地上，是些来自萨默赛特和康沃尔的快速、低矮地飘过的云块。

从那里由远及近地轰鸣而来的，想必是重达几吨、架在四轮上的大炮，是一支掠过天空的火箭，它里面显然坐着要赶时间的人。这么想的人，他身着雨衣，脸都被淋湿了，眼镜上满是雾气，正站在路边，站在沿着国道修建的沟壑与两棵古老的悬铃木之间一块狭小的、脏兮兮的绿地上。保罗·卡塞尔，维勒布勒万当地的一个农民，他从自行车的车座上跳下来，跨在车架的横梁上，把自行车停了下来。这么巨大的声响打破中午的寂静，这种情况不常出现，就像是一架飞机一头栽下来闹出的巨响。保罗·卡塞尔曾在阿登地区打过仗。他在萨克森的战俘营里面待过。他在桦树林里面听到的巨响，就像德国的俯冲式轰炸机闹出的动静那样让他四肢颤抖，他一下子从自行车的座位上滑到横梁上。自行车停住时，他回过头去，往日的恐惧又擒住了他，他很好奇，到底是什么鬼机器能够闯入他身后的谢弗罗的林地中。

卡塞尔看见四道黄色的光向着他迎面扑来，四道光，左侧两道，右侧两道。他没见过带着这样头灯的车子。他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读过不少书，自己还研发过奶牛挤奶机。他到邻村的维尔纳沃拉居伊阿尔去看他弟弟去了，一整个上午跟弟弟讨论带电篱笆。

6号国道在维勒布勒万附近的路段大约宽九米。车道两侧两

百五十多棵悬铃木，在温暖的季节里，两棵树间距为三十米的空地上长满了各种杂草、荨麻、款冬等等。眼下公路边这些百年老树仍是光秃秃的枝桠上还悬挂着去年夏天留下的槲寄生小球。保罗·卡塞尔知道，有过一些间伐的计划，这样邻近的树可以有更多的呼吸和生长空间，但不单单是谢弗罗的继承者提出了异议。他们在这条桑斯和枫丹白露之间的路还是军用道时，就在道路的两边种下了悬铃木，路面没铺，而是撒上沙和废石渣，填平小坑，用陶器和玻璃的碎片填平被水冲得凹凸不平的路面。

吉尔贝特·达尔邦不了解这条路的历史，她打开转向灯，把她的雷诺车停在6号国道的入口处。这位来自里昂的幼儿教师来看望一位住在约讷河畔米锡的女友，这地方离维勒布勒万北部只有几分钟车程。她很少徒步，尤其是在连日阴雨的日子里，她更乐意驾车去教堂、市场等地方四处看看。达尔邦小姐这一天正好想出去活动活动，她把车上的收音机声音开得很大，随着收音机唱起了歌，这些歌的歌词她都会。

那个穿着红色雨衣，在主路上踩着自行车穿过树木的人，她已经发现了好一阵子了。她开车总是很仔细、小心，所以她一直留意着这个人，一刻也不敢让他脱离视线。她觉得此人是个男子，他位于她东边几百米，在她到达6号国道入口处之前，就已经把自行车停了下来，这并不让她感到奇怪，这让吉尔贝特·达尔邦松了口气，因为他停下来就不会对她行车造成危险了，她马上又忘记了保罗·卡塞尔。

从里昂来的吉尔贝特·达尔邦和卡塞尔老人并不是在1月4日这天首先看到那辆墨绿色的跑车以什么样的速度穿过维勒布勒万附近的桦树林地的目击证人。在小树林里有一辆木材运输车，车里坐着

两个男人，一对兄弟。法国四台调频节目播送着一首由伊夫·蒙当唱的《相爱的孩子》^①。那位幼儿园老师把这首歌用很大的声音播放出来，所以她没能听见从小树林中传来的巨大声响；两位林业工人兄弟罗歇·帕塔舍和皮埃尔·帕塔舍在大卡车驾驶室里也听到了蒙当的歌声，他们正在驾驭着满载的大货车穿过这片林地。罗歇坐在方向盘后面。他弟弟皮埃尔，人称皮潘，在副驾驶座上浏览着报纸。雨刷器吱吱嘎嘎地响着。罗歇·帕塔舍的脸时不时地扭曲一下，因为他的晶体管收音机中传出的歌让他想起了《恐惧的代价》中的伊夫·蒙当，虽说他的车上载的只是一些原木，但他真可以感受到电影中的那些运送硝化甘油的司机们的感觉。他可不会对自己生性纯朴的弟弟说起这种让他过上几秒钟电影明星瘾的白日梦。

这是运输的首日。谢弗罗家的后人们为什么决定要让人砍掉这一小片桦树林，这可是他们从小玩耍的地方，皮潘不清楚；就是说，他其实还是知道点原委的，因为罗歇都对他解释过了，为了重新归并土地，砍掉点树木是必须的。所以他在想，这片他这么熟悉的土地和树林，究竟为什么就要进行土地重划呢。皮潘一时却找不到答案。他也不愿意多问让罗歇烦，而且他们俩通过这些木材能挣不少钱，冬天里不好找工作，皮潘认真地读起了报纸，他仔细打量着引起他注意的几张图片。

罗歇先发现了飞驰而来的汽车，反光镜里面出现了光柱，然后越来越大。他想，那辆车大概会刹车，然后跟在他们后面行驶，至少在它们离开森林，到达公路之前会这样做。但他错了，就在这一刻，那辆车

① 歌名原文为法语：Les enfants qui s'aiment。